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首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朱　堦

福建通志卷首三

典謨三

諭旨

諭人子毋毁傷肢體雍正六年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

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屬難得深可憐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氷或致凍死恐民倣傚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為善而於此例慎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為至弘不可以毀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

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

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尚以爲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若以已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割肝肉以充飲饌和湯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況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
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
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為孝也
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
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
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回生之
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
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

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為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

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向来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着地方有司廣為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生命實為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

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
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
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

特恩加增蠲免分數雍正六年

諭戶部君民上下之間休戚相同本屬一體論語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是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自古人
君有不恤民之災濟民之困者無此情理而至於歉
歲蠲免之數往往多寡不同者則時勢贏絀為之出

於不得已也如明洪武時凡水旱地方税糧即與蠲免成化時凡被災之地以十分為率減免三分弘治時全荒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是遞減至被荒四分免一分而止我朝順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災之輕重定額數之多寡順治十年議定被災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議定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災外六分

者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此例現在遵行凡此多寡不同之數或旋減而旋增皆因其時勢為之亦非先後互異意為增損也嘗見地方有司每不顧蠲免太多者蓋恐蠲賦則並減其耗羨不利於已耳此貪吏之見也朕嘗謂若於蠲免之時有所吝惜而平日不能禁官吏之侵漁是將災黎之脂膏飽奸貪之慾壑矣數十年來雖定三分之例然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愛養斯民或因偶有水旱而全蠲
本地之租亦且並無荒歉而輪免天下之賦浩蕩之
恩不可勝舉而特未曾更改舊例者蓋恐國家經費
或有不敷故仍存成法而加恩於常格之外耳朕即
位以來命怡親王等管理戶部事務清查虧項剔除
弊端悉心經理數年之中庫帑漸見充裕以是觀之
治賦若得其人則經費無不敷之事用沛特恩將蠲
免之例加增分數以惠烝黎其被災十分者着免七

分九分者着免六分八分者着免四分七分者着免二分六分者着免一分將此通行各省知之朕視萬民實為一體痌瘝念切懷保情殷因思自古無不愛民恤下之人君亦斷無不急公親上之黎庶祇以時勢所值各有不同今就目前國用計之可以加惠吾民使霑渥澤是以斟酌分數定為規條倘將來國用益饒更可加增於此數之外假若經費或有不足凡爾百姓自然共知共諒踴躍輸將則此例又可變通

必不因朝廷格外之恩而遂忘奉公之本念也如此
則君民一心上與下各盡其道太和洋溢感格
上蒼將見災沴全消雨暘時若豐亨有慶旱澇無聞豈不
美歟並令各省督撫轉飭有司遍諭鄉村衆庶咸使
聞知

諭律例八議雍正六年

上諭朕覽律例舊文於名例內載有八議之條其辭曰
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此歷代相

沿之文其來已久我朝律例於此條雖具載其文而實未嘗照此例行者蓋有深意存焉不可不察載而未用之故亦不可不明也夫刑法之設所以奉天罰罪乃天下之至公至平無容意為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人之有罪者故為屈法以示優容則是可意為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謂之公平乎且親故功賢等人或以効力宣勞為朝廷所倚眷或以勳門戚畹為國家所優崇其人既異於常人則尤當制

節謹度秉禮守義以為士民之倡率乃不知自愛而致罹於法是其違理道而蹈愆尤非蚩蚩之氓無知誤犯者可比也倘執法者又曲為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之罪果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為之臨時酌量特與加恩亦未為不可若預著為律是於親故功賢等人未有過之先即以不肖之人待之名為從厚其實乃出於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或任意為非漫無顧忌必有自干大法而不可止者

是又以寬容之虛文而轉陷之於罪戾姑息之愛尤不可以為優恤矣今修輯律例各條俱務詳加斟酌以期至當惟此八議之條若槩為刪去恐人不知其非理而害法故仍令載入特為頒示諭旨俾天下曉然於此律之不可為訓而親故人等亦各知儆惕而重犯法是則朕欽恤之至意也

諭厚民生以感召

天和 雍正六年

上諭為政之道以愛民為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雨
暘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
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
在小民自必趨事赴功不待督率而為者為上者不
過助力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為之事而端
賴為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風者也
蓋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强紳劣衿之

欺淩地棍土豪之暴横巨盜積賊之刼奪此等之人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為大吏有司者圖寛大之名沽安静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於强紳劣衿則寛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巨盜積賊則踈縱之雖在已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留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
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為君臣者
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怠忽優游不能鋤奸禁
暴置民閒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閒之大罪人矣大可畏也豈但天
理有所不容即清夜捫心當如何之愧怍有牧民之

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欽哉慎之勉之

諭曉盜賊自新 雍正六年

上諭為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急於弭盜誠以盜賊者民生之大害奸宄一日不除則善良一日不獲寧居也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安輯萬姓為念豈忍沽寛大之虛名姑息養奸以貽害吾善良之赤子乎邇者各省文武大吏亦知仰體朕懷嚴緝盜賊之蹤跡窮治盜賊之根株如浙江總督李衛江南總

督范時繹將數十年之大盜積賊悉行拿獲而究問從前則供出刦財害命之案不可勝數似此狡猾渠魁尚不能逃於法網則凡為盜賊之人其可不知悔懼乎朕念為盜賊者前此之愚頑皆自陷於死而不知而今此之窮蹙又將冀於生而不得輾轉思維深為不忍因是特頒訓諭指示迷途而望其自新欲其悛改朕心亦良苦矣凡為盜賊者皆吾民也為吾民則保護之惟恐其不周為盜賊則懲治之惟恐其不

速爾等試思之同生天壤之間同處昇平之世乃不肯為國家愛養之良民而甘為國家誅殛之匪類豈非自作之孽更復何所歸咎乎而為盜賊者每藉口於飢寒所迫計出無聊夫慮飢寒者謀生之心也而為盜賊者取死之道也以求生之心而趨必死之路雖在下愚不應出此凡能為盜賊之人必非老弱殘廢之輩可知矣有可用之膂力有可用之心思若務農耕種負販傭工即可為餬口之計或入營食糧當

差効力且可為上進之階宇宙間謀生之人百千萬億而謀生之策亦甚多端奈何不效法衆人之所為而作此喪心昧理違條犯法至惡至險之事乎蓋由此輩或遊手好閒安於逸樂或賭博縱飲蕩費家資或好勇鬬狠習於非為一旦困乏窮苦利欲薰心遂生殺害刦奪之念以為昏夜之間無人識認未必即被拘執而受刑戮也不知一案敗露則衆案皆難掩藏一人被擒則夥黨皆難隱匿往事俱在豈不聞之

乎且各人貲財皆有定分豈有他人之財可以強奪而能安享者乎生死至重人命關天豈有他人之命可以傷害而不抵償者乎明有國法幽有鬼神憲典常刑之必無可宥循環報應之必無可逃是知殺人者即爾等之自殺其身奪人者即爾等之自奪其食也盜賊若肯為善良必不致於飢寒而死以視盜賊之身首異處肆於市曹桎梏囹圄傷殘肢體父母妻子遷徙流離聞者見者皆切齒痛恨果何得而何失

孰危而孰安乎諺語云螻蟻尚且貪生若輩以强健有用之身甘心顯戮汚穢賤辱名為凶徒是人之智並螻蟻之不如豈不大可悲乎朕心惡此輩之肆行不法又深憫此輩之愚昧無知恐從前曾經為盜賊之人自覺罪戾難逭追悔不及徒甘誅死而無自新之路為此詳加訓諭特施法外之仁許其自首免罪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到官者其中為首造意及傷害人命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

寛減若被人引誘迫脅跟隨為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罪悉行寛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為良民受國家恵養之澤倘仍前執迷不悟希圖倖免是若輩罪孽深重無福受朝廷之殊恩朕亦無如之何矣若此旨既到之後而為盜賊者不行自首其有已經自首免罪之後而復為盜賊者定行加重治罪倘有不肖官員因盜案不結有碍考成賄買無頼之人冒認為盜自行出首以圖銷案者一經察出將賄買之

官及代認之人俱照强盜例即行正法着在京在外之地方大吏通行所屬俾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諭耤田不必拘方隅雍正六年

上諭據福建巡撫朱綱奏稱各省舉行耕耤典禮一案於雍正四年欽奉諭旨選擇潔淨豐腴之地建壇置田照例舉行又於雍正五年接到部文須發儀注內載耤田應在東郊但閩省州縣前此已建之壇已置之田有不在東郊者今若悉令更改而地勢各有不

同或依山濵海甚有難於辦理之處為此奏聞請旨
等語朕查禮部所議耤田儀注引禮記天子耕於南
郊諸侯耕於東郊之文是以將各省耤田議於東郊
建置此禮部識見拘泥之處夫建立耤田必在郡邑
近城之地而各郡各邑地勢不同其城東一面或依
山嶺或近河渠未必俱係平壤即無山水阻隔亦未
必俱係潔淨豐腴之區安得以諸侯東郊為比而令
地方有司難於辦理乎况已建之壇已置之田又令

遷移他所不但耗廢更張亦大非敬謹虔誠之道朱
綱所奏甚是閩省已設壇田不必更動其他各省想
與此相類者正復不少着將此諭旨通行各巡撫曉
諭所屬知之

諭閩廣正鄉音 雍正六年

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者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
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悞是以古
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

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悞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

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来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

諭截浙漕閩省平糶雍正六年

上諭聞今歳福建地方有數縣雨水畧少秋成未必全收閩省地狹人稠每年米穀不無借資於隣省今既有少雨之處恐明春米價騰貴不可不預為籌畫着將浙江漕糧截留運送以備閩省平糶或十萬石或十五萬石或二十萬石着浙江總督李衛會同福建督撫酌定數目若干並如何運送接運之處俱着兩省督撫速行妥議辦理

諭確查歸公欵項雍正六年

上諭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足民益下為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蠲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已奏請歸公者比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等欵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

取之於民即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入已囊橐又恐敗露不敢私吞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盖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説為此遮飾之計也着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

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

訓飭諸臣 雍正六年

上諭大凡為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為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是道也蓋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恵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内不欺衾影即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徹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内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茍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偽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

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為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

諭內外臣各舉人材雍正六年

上諭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百司庶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職需人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現在赴部銓選之員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為國有以人事

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以公忠為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旨着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人各舉一人除現任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即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令京官外官皆得據實保

舉至外官所轄之現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
薦此所保薦之人如係京官所舉者即令本人寄信
喚令來京自行交送吏部彙齊引見其外官所舉之
舉貢生監山林隱逸等人亦令具文開載履歷考語
交與所舉之人齎文赴部引見至所舉之屬下佐貳
等員着申送該督撫驗看出具考語然後送部引見
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
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効之願今奉特旨准

令保舉實屬難逢之會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有狥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倘或舉非其人將来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諭停督撫進獻雍正六年

上諭朕御極之初即降諭旨令諸臣不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月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量收納一二種隨即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惟可進本省之方物土宜

其非地方所產者皆令勿為呈獻葢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之於朕可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心朕於諸臣亦可因收受之間以貽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畧者葢所重不係乎物也今觀各督撫內鄂爾泰則進雲南之大理石等物岳鍾琪則進陜西之藏香等物田文鏡則進河南之花果等物金鉷則進廣西之籐蓆等物邁柱則進湖廣之蓮藕茶葉等物此皆實為其地之所產與朕諭旨相

符而他省督撫中尚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為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尚有餘資購求古玩且市賣古玩之陋習往往索價高昂每有極平常之物而購買則費多金者甚屬無益倘在已不能購求而轉向屬員索取則尤為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然則督撫等尊君親上之心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倘能永矢丹誠為地

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為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實可
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兹頒諭旨再行宣諭倘
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並其方物土宜亦行擯却

諭臺灣兵丁學習舵繚斗椗雍正六年

上諭臺灣總兵王郡奏稱臺灣換班兵丁例由内地派
撥而其中有字識舵工繚手斗手椗手等人向來多
係僱募本地之人冒頂姓名並非實有兵丁更換至
字識舵繚斗椗等務換班兵丁不能通曉請照隨丁

之例就地招募給以糧餉等語此事從前總兵俱未經陳明王郡能據實奏聞甚為可嘉但朕思海洋操練水師惟舵繚斗椗關係最為緊要凡在船兵丁之身命皆操於數十人之手若不更換內地兵丁而常令彼地之人執司其事似有未便朕意舵繚斗椗等務兵丁雖未能驟熟但未嘗不可學習而能應於換班之内挑選兵丁隨現令僱募之人學習如僱募有三十名即於兵丁内挑選三十名隨彼學習三年換

班之時將僱募之人裁省留此習熟之三十名兵丁教習後班之兵丁此所留兵丁至六年然後換班後班兵丁皆照此例留換則新舊更番迭相傳習皆可熟知舵繚斗椗諸務矣此事着史貽直會同高其倬劉世明妥議具奏又王郡奏稱赴臺兵丁向例俱將一營之數十人分散數處戍守難以訓練嗣後請勻撥一處等語所奏甚是但從前何以分散防守或有別故亦未可定亦着史貽直會同高其倬等查明奏

聞

恩蠲舊糧 雍正六年

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共未完銀四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別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蝕那移虧空外共實在民欠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數處微欠雨澤收成量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

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玆特大沛恩膏將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槩予蠲免其有已徵在官者即照數留抵雍正己酉年本戶正賦此朕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戶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倘有不肖州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匿入己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免者私自徵

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並嚴
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
地方如有歷年實在民欠錢糧俱着該督撫詳細查
明將實數具奏爾部即遵諭行
諭諸臣敬
天
雍正六年
諭大學士九卿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録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為要務諄諄誥誡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
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
靈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尊事
上天為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
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之為形覆冒萬物

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為充周人心之

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即天之所以為天也

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為理有贊襄輔翼之責一言一

動皆在

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事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已之私不知旦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
素所躬行實踐者廣勗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
衣冠焚香展拜禱祝於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備
陳其實揆度理義惕然内省必可上對
天地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
自知之明為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
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謨猷所施之政事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
如是乎葢事之純乎天理者即以討罰刑威加之於
人而其實乃所以為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即以慶賞
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為不善故凡違道干
譽煦煦為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為天下

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爲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已之念毫不可萌即揣摩朕意妄爲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在於胸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

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旣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
時懷欽若之誠克俻事
天之道以循理爲矜恤以執法爲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
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即必爲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
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
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諭臺灣軍器內地製造　雍正六年

上諭駐臺兵丁軍器誠屬緊要但此項軍器悉係各營自行製備是以易於破壞然將內地精良之器給與臺軍亦非善策嗣後換臺兵丁軍器着該督撫於存公銀內動支製造務必堅利精良該督撫驗看給發俟兵丁至臺之日該巡視御史會同該鎮查驗點收倘有不堪使用者巡視御史等即據實題參將該督撫及承辦官交部議處如三年之內有應更造者亦

令該督撫製造給送

諭臺灣文職調補雍正七年

上諭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其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向例文員俱以三年為滿後經原任總督滿保條奏請將三年任滿之員再行加銜留任三年所以慎重海疆俾諳練之人久於其任也今據總督高其倬摺奏臺員以六年為滿而調任之時渡海而往即

須數月任滿之後俟缺挨陞以及交盤渡海又或一二年不等是前後合計須八九年方得陞用且臺灣之例不帶家口其父母妻子隔越海洋轉託親朋照看未免有所牽挂意念分馳應否請以四年為滿等語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期六年為滿又加以俟缺交盤渡海之期實屬太久其父母妻子隔越重洋難免內顧之慮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為始將滿一年之期着

該督撫於閩省內地官員內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內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便回至內地補用將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各一體算俸並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更換調補則臺員易於得人且該員在臺前後不過二年為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

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補及量加議叙之處該
部詳悉妥議具奏

諭臺灣戍兵内地養贍雍正七年

上諭福建臺灣戍守之兵丁其父母妻子留在内地前
已加恩每月給與米糧以為養贍之資聞臺兵之例
每月將所領錢糧扣留五錢於内地為養贍家口之
用朕思兵丁遠涉海洋所得餉銀又復扣除以養家
口恐本身用度或有不敷今沛特恩於駐臺之兵丁

每年賞銀四萬兩為內地養贍家口之用着總督等均勻分派按期給發俾兵丁本身食用既得寬舒而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又得養贍以示朕恤兵賞勞之至意

諭舉優黜劣以端士習雍正七年

上諭士子者百姓所觀瞻士習不端則民風何由得厚是以考課士子設立舉優黜劣之典以為移風易俗之道所關亦綦重矣而無如教官愚懦無能學臣因

循苟且往往視為具文奉行不力每當學臣按試之時教官輙以無優無劣具文申詳草草塞責如此則善者何由而勸不善者何由而懲夫善者之湮沒不彰一時尚難覺察而不善之人僥倖苟免於目前不旋踵而劣蹟敗露每見蕩閑踰檢犯法亂紀之士子皆從前學臣教官之未曾開報劣行者其間情罪雖難一一追究然即此可知其中之容隱不少矣嗣後若教官沽名邀譽縱容劣生不行舉報者經學臣察

出立即指叅將教官照溺職例革職若學臣瞻狥情面不行糾叅者一經發覺將學臣照狥庇例降級調用着將此永著為例

諭富户 雍正七年

上諭直省各處富户其為士民而殷實者或由於祖父之積累或由於己身之經營操持儉約然後能致此饒裕此乃國家之良民也其為鄉紳而有餘者非由於先世之留遺即由於己身之俸禄制節謹度始能

成其家計此乃國家之良吏也是以紳衿士庶中之
家道殷實者實居五福之一而為國家所愛養保護
之人則爾等本身安可不思孶孶為善以永保其身
家乎夫保家之道若奢侈靡費固非所以善守而慳
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有曰
孝友睦婣任卹可知公財行惠任卹之義與孝友而
並重者也葢凡民之情賤者忌人之貴貧者忌人之
富彼窮乏之人既游閒破耗自困其生又皆不知已

過轉懷忌於温飽之家若富戸復以慳吝刻薄為心朘削侵牟與小民爭利在太平盛世年穀順成之時固可相安一遇荒歉之時貧民肆行搶奪先衆人而受其害者皆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後官法究擬必將搶奪之貧民置之重典是富戸以斂財而傾其家貧民以貪利而喪其命豈非兩失之道大可憫惻者乎朕為此勸導各富戸等平時當以體卹貧民為念凡鄰里佃戸中之窮乏者或遇年穀歉收

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視其困苦而不為之援手如此則富戸濟貧民之急貧民感富戸之情居常能緩急相周有事可守望相助忮求之念既忘親睦之心必篤豈非富戸保家之善道乎從來家國一理若富戸能自保其身家貧民知共衛夫富戸一鄉如此則一鄉永靖一邑如此則一邑長寧是富戸之自保其家猶富戸之宣力於國也朕臨御以來屢經人條奏民間貧富不均請行限田之法乃至

逆賊曾靜私著謗書謂方今輕徭薄賦惟利於豪强兼并之家與貧民無涉非復行井田不能養贍百姓等語朕思此等怪謬支離之説乃理勢所萬不能行者夫天下富者一而貧者百以一人之有餘欲濟衆人之不足貧者何由即能成立而富戸無辜已受摧殘矣此乃懷賊害天下之心欲天下之人至於窮苦豈情理中之論乎朕既知其必不可行若但令地方出示曉諭陽奉陰違朕實恥而不為若以不能行之

事委之各省督撫以示德於貧民使之感朕恩意而以奉行不力之故歸怨於各督撫等又朕所不忍為者是以特頒諭旨告誡爾等富户為富户者當知已之得於天者甚厚宜存濟人利物之心行救困扶危之事敦睦宗族周䘏鄉鄰下逮佃户傭工皆加惠養則人人感其德意即可消患於未萌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種福果於天地之間子孫必常享豐厚豈不美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通行該屬之鄉紳士民

人等共知之料朕赤子良民必不負朕期望之誠意也

諭賞兵丁銀兩生息雍正七年

上諭朕為在京八旗兵丁悉心籌畫其家若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一時拮据實為可憫特給內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荊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

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着於布政司庫內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爲存公生息之項不令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丁均霑實惠倘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那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等官名下嚴追

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辦理倘指稱官銀名色或佔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剥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着各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倘督撫狥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併議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着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於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造冊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

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照兵丁之額數分别銀兩之多寡亦着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接任之時將此造入交代冊内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候朕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

加恩陸續降旨

諭息爭名和雍正七年

上諭嘗思歲時雨暘之各地不同者其故或由於朝廷政事有所闕失或地方官吏乖其職守或民間習俗澆漓人心偽薄皆足上干天和致成災祲此理數之必然纖毫不爽者數年以來朕已諭之詳矣上年直隸通省地方收成豐稔惟宣化府所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州縣交界之處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朕心即疑地方官民恐有招致之由秋間口北道王棠來京朕令進

見曽經諭及今據王棠摺奏宣化懷來保安等處去年夏秋亢旱今春他處皆得瑞雪而此地獨少二月間臣因公出境勘得雞鳴驛新保安之間有古惠民渠一道灌田數百餘頃旗民互訟歷三十餘年未曽結案臣詳勘渠道先剖曲直繼將上年所奉上諭再四宣布勸使回心一時旗民人等頂頌皇仁即時感悟分渠共溉永息爭端果於三月初一二等日連降瑞雪平地尺餘春耕有賴萬民稱慶等語王棠此奏

實乃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之至理不可視為渺茫蓋
人之所以為心即天之所以為心倘一方之中彼此
猜嫌搆爭起訟人懷不平之氣斯天地之氣亦鬱然
堙塞於一方不能和暢寬舒有不雨暘失序者乎嘗
見愚民之情罔知自省每以旱潦不齊之故專歸咎
於朝廷夫
天心仁愛下民雨暘旱潦乃億兆生命所關如果人君一
身有過則彼蒼所以降之罰者當自有道豈忍移其

咎於下民而加以水旱之災使無辜之億萬生靈悉受困厄乎即如直隸地方全省豐收而宣化百里之間獨以民氣不和致罹荒歉此即近事之顯然昭著者其他與此相類之處不可勝數古聖有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今朕此言非為人君寛解而推卸其責於臣民也君民上下原為一體

嘗見直省督撫官員等每遇年歲豐登輙曰此皇上之洪福也此語朕從不受朕無自私之福以天下人

之福為福若吏治澄清民風淳厚以致時和年豐天下人各受其福即朕之福也若官吏壞法營私黎庶囂凌成習以致召為災異此皆用人不得其當化導未盡其方天下不能共受其福即朕之歉於福也人君原無可諉之責而臣民自有各盡之道朕以實心實政乾惕於上天下臣民果能黽勉脩省同歸於善以感召於下則太和之氣流行於宇宙間災沴何自而生雨雪應時而降人歌樂利百室盈寧以同受

上天之慈惠豈不美歟着各省督撫通行所屬咸使聞知

諭勸開墾雍正七年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戸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籍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即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着各省督撫

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
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
給以為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畆俟成熟之後分
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
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使田疇日闢耕
鑿惟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諭督撫奏告以實雍正七年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

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

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

其道以為感格

上天之本惠我烝民共登衽席朕並非以年穀之順成有

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強欲卸責於臣

工也假使為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

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則

或有溢美之詞於奏報歉收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

則事

天為不誠事君為不忠臨民待下為不仁不信有此數端

而欲荷

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況粉飾一己之聲名而不

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

朕留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

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況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為本爾督撫等其共勗之

諭寛嚴相濟雍正七年

諭大學士九卿自古為政者皆言寛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寛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寛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寛則寛當嚴則嚴而已如十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

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寛一二人不罰之理即如戸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直省徵解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查核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駁詰若失入而致寃抑者豈遂不當駁詰乎總之當寛則寛當嚴則嚴寛嚴適協其宜乃為相濟非參雜於寛嚴之間而為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

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饑者不可以飲充若強饑者以飲強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乎

諭禁賭博雍正七年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者之所深惡若好為賭博之人又不止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蕩廢家貲品行日即於卑污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鬬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

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為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為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即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於盡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即迷而不悟且甘為下賤而不辭亦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次降旨嚴禁而此風尚未止息者則以尚有製造賭具之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曾

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為而乃蹈禁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之具其罪尚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為之子弟在旁見而傚之家主為之奴僕在旁見而傚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為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即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也凡地方大吏有司

均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為泛常安辭
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
後拿獲賭博之人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
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証據出於某縣將該縣知縣照
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
級留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拿懲
治者知縣着加二級知府着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
着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為例於雍正庚戌

年為始着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使聞知

諭仁義互用雍正七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義主於嚴以為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而不可須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其所謂慈與寬

者亦婦人之仁耳豈得謂之仁乎且不但不得謂之仁並有害於仁以其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則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葢其所好所惡必合於事理之宜而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正所以為仁之至也即如翦除盜賊義也然盜賊既除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然兇頑既懲善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餘互相為用之處皆

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為二而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之故也

諭建修倉厫雍正七年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為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務期倉儲有備旱潦無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厫堅固始可為經久之計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厫之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

之內以為州縣官之考成今聞各省之中偏僻之邑竟有向來本無倉廒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有倉廒之州縣着督撫詳悉查明商酌即行建造其造倉之費或動用正項錢糧或支給存公銀兩着該督撫酌量本地情形悉心定議具奏

諭正心之道雍正七年

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

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為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況溺愛已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惑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為害尚可言哉又如人

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不用臣言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藐清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為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諭關政雍正七年

上諭朕即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

地税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槖國計民生
並受其累者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
收税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
兩潯州一年收税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
兩應令該撫查核據實奏聞並令各省地方官員等
抽收税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
省督撫遴委廉幹能員監收一年之後看其贏餘若
干奏聞候旨等語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

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得則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私則胥役必致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

各省督撫遴委賢員監收一年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嬴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為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頼則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則即可寛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汚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

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如廣東廣西地方則假稱奉旨歸公之名而有加嚴之弊又聞山西落地稅務甚多潞澤二府更甚陵川一邑僻處山中向無額稅今年五月新行添出百姓頗以為苦又垣曲絳縣地方名横嶺關係晉豫通衢行人絡繹舊設巡檢一員稽查逃盜並無稅課今該巡檢於往來貿易之人每遇一馱索錢十文二十文不等民有怨言以朕所聞如此則他省之類此者不少矣以朕愛

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奉行舛錯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鬭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心愛養斯民數年以來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為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此中外臣民所共知者豈有加惠黎元於數千百萬之帑金

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又如江南通州落地稅原額八百兩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止報收二百餘兩至三百兩不等屢經戶部駁查至雍正五年陳時夏始將通州渡口稅銀五百兩已歸併海關徵收是以祗存三百兩情由咨覆戶部經戶部行令該撫確查保題至今三年未見題奏此又怠玩公事不恤民隱之一端也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

司無得受餽遺狥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種種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葢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用之於本地之官民用之於本地之公事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為也聞廣東火耗從前是加二有餘自楊宗仁在任時定為加一今藩司提解七分州縣已將耗羨加至一七其中尚有戥頭各項合計仍是加二廣東

一省如此或他處官員亦有因所得養廉不能供其奢靡之浪費而設法巧取於民督撫等失於覺察者亦未可定提解火耗之舉始於諾敏之在山西朕曾屢次降旨此乃通變宜民之舉若奉行得人則官民並受其益倘奉行不善則不能有益於地方各省中有不能行者有不便行者悉皆聽之不可勉强一例通行也朕之前旨甚明是以晉省得諾敏豫省得田文鏡果然經理得宜此舉遂成善政如廣東等省未

得有如諾敏田文鏡之人無怪屬吏之假公濟私生事擾累也夫以朕愛養百姓體恤官吏之苦心該地方有司不能遵奉宣布且緣以為奸使利歸於己怨歸於上此等之人非尋常貪贓枉法者可比其意欲以擾亂國政結怨民心如查嗣庭陸生楠等之懷藏逆志其罪斷不可宥着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所屬大小官員及鄉邑軍民人等知悉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借清查稅額耗羨歸公之名剝削

商民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寛貸

諭慶雲現曲阜雍正七年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為言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庚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
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為指
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
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
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

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
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着該部速議具奏
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着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
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
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

典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福建通志卷首三